



夏圣根赞歌

克恰诺夫 著 张海娟 王培培 译

摘要: 本文对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收藏的西夏文译本《夏圣根赞歌》进行了全文翻译和校注, 文章主要包括对颂诗文本的简要描述, 其西夏文录文、翻译和注释, 以及对颂诗语言特色的简要分析。通过对颂诗的翻译和部分解读, 希望对西夏早期历史的研究给予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 西夏文献 原始诗集 夏圣根赞歌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收藏的西夏文写本和刻本中有一无名文献, 保存不善, 却极具研究价值。其被聂历山 (Н. А. Невский) 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发现, 书写于一刻本背面, 为唐古特文原始诗集, 并被称作颂歌。诚然, 正如聂历山所说: 《造字师颂》^①和《夏圣根赞歌》是该诗集中最珍贵的部分。最后一首颂歌的名字吸引了聂历山, 他非常仔细地复制了该颂歌, 并着手研究。

然而, 当时西夏学研究的总体水平不高, 就连粗略地翻译文献都办不到。聂历山是当时西夏学界公认的泰斗, 他亲自编纂的词典还远远比不上它现在的容量。因此, 1935 年苏联科学院会议他的《西夏文字及其背景》^②报告指出: “我认为, 这首赞歌让我们产生浓厚的兴趣, 也为普及唐古特早期的历史普照光芒。但遗憾的是, 颂歌中出现了很多专有人名, 要确定这些名字的读法需要非常巨大的劳力, 而且颂歌中还有大量我不认识的文字。因此, 单凭我现在对唐古特文字的研究, 我还无法诵读这首颂歌的全部译文, 但我还是愿意驻足于我可以读懂的几处释文。”

过去三十多年里, 西夏学的发展得益于聂历山的诸多著作 (其中的作品还获得了 1962 年的列宁奖), 以及各国西夏学者的不懈努力。如今, 我们得以尝试完整地出版该颂诗原文, 并对其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翻译。当然, 这种翻译仍然有待改进, 需要西夏学研究界的各位专家, 以及相关学科的学者, 尤其是藏学家们的进一步研究和批评指正。

文章内容包括颂诗文本的简要描述, 其西夏文录文、翻译和注释, 最后是结论——对这份描写西夏早期历史的文献进行简短评价。

背面写有颂诗^③的刻本为蝴蝶装, 纸幅 25×16.5cm, 文本 18.8×13cm, 每页 8 行, 行 16 字。页码不连续, 每个章节重新编码, 汉字的以 1a 开始, 以此类推, 共存 61 页。主要的刻印文本大概由诗篇组成, 这种诗篇也叫“大诗”。其它文本是用手写在纸张背面的, 一页有 8 行, 是在刻本的行与行之间的空白处修改的。每一行大约有 17-19 个字。字迹清晰, 但有时也有草体, 这无疑增加了文献解读的难度。《夏圣根赞歌》记录在《大诗》26-36 页的背面, 这也是该书所存章节的第一章。26 页的

① 又称《颂诗典》, 完整、精准的翻译来自聂历山。

② Н. А. 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0.

③ Танг. фонд. Иви. №121

马人强国盛。我辈从此人仪马^[28]，勇族向西圣容近^[29]，未脱离，无号令，僻壤之中怀大心^[30]。四方部族遣贺使，贫善人处善言说：治田畴，不毁穗，民间盗窃无有，天长月久，战争绝迹乐悠悠。

注释：

[1] 《赞歌》文本中出现了三个唐古特人称谓的词：“黠”，“𧄲𧄲”和“𧄲”。后面的两个族名在西夏文文本中最常见到，它们完全可以被认为是西夏人最常用的自称。𧄲一词作为西夏人的自称首先是由伊万诺夫（А. И. Ивановый）确定的^②。聂历山在西夏文文本中释义过族名“𧄲𧄲”^③。根据瑞典汉学家高本汉^④复原，“𧄲𧄲”这一称谓首先以弥药形式记载于中国历史文献中^⑤。“𧄲𧄲”是西夏人的藏语自称，大概也是西夏人最常用的自称之一的映射。斯坦因认为，“𧄲𧄲”可能只是西夏党项（982-1227）人的氏族组成部分之一^⑥。作为西夏人自称的族名“黠”在西夏文词典《同音文海合编》的第96释义为：西夏人自称之一，对西夏人的称谓（即“弥人”）。可以尝试将其与藏文献中的IHe-rNags一词进行对比，这有可能就是西夏人的祖先^⑦。西夏居民正是凭借“唐古特人”的族名才在俄罗斯文学及欧洲文学中为人们所知，据其自身的出身判断，该族名或者与藏族人的自称有关^⑧，或者与西藏东北部落的汉语称谓——党项族有关^⑨，党项族这一称谓也有可能历史久远，并且就是在本地上土生长^⑩。“唐古特人”这一族名被中亚人民使用过——古老的突厥人、蒙古人^⑪，将其作为同种的藏族部落和党项族部落的标志而使用。

[2] 黑头——西夏人的自称之一，经常与“赤面”一词搭配使用^⑫。除了在《赞歌》中所提到的词组外，“黑头”一词还可以用其它的的同义词解释（“头”和“黑色的”），但是发音不同，写法也不同^⑬。我们看到，《文海》中有“黑头祖先”的记载^⑭。除此之外，也是在该词典中提到了他的儿子们中的一个名叫“𧄲”的。我们是从藏族史料中得知黑色头发的人们这一说，该史料讲述的是18个蛋成为“西藏黑头出世”的根源^⑮。聂历山认为，“黑头”和“赤面”是用来对唐古特人进行总体描述的相似的表现手法^⑯。正如聂历山所讲，从历史的角度来考虑，“这是组成自己国家的西夏民族的两个主要部落常用的自称”^⑰。我们认为，对“黑头发的始祖”，祖先的简略记述，而且不仅仅是对他们，还有对他的儿子们中的一个的简要记述都说明该推断是有道理的。

[3] 石城——聂历山当时对《赞歌》中的1、2、3、4行做了详细分析。他认为，石城就是坐落于西夏国北边界上的黑河河口的哈拉浩特城^⑱。然而斯坦因却认为，石城就是位于当时的西宁河和黄河之间的石头城（即“石头做的城”）^⑲。我们认为，斯坦因对《赞歌》中的这三行做出的解释更有说服

① “风”后面那个词不认识。这一行可能是讲始祖黄河的到来不仅受到了当时西夏人的支持，也得到了西夏祖先们的灵魂的召唤。

② Иванов А.И.Ифэнгэ,СиСягошо// Госюе цзи кань. Т. 1.1923.№.4.

③ Н. А. 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и ее фонд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36.

④ Karlgren B.*Grammata Serica Recensa*,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N.29.Stockholm, 1957.

⑤ 欧阳修《新唐书》卷221，中华书局2003年。

⑥ Stein R. A. Mi-niag et Si-hia, *geographie historique et legends ancestrales*, BEFEO. Hanoi,1951. T.XLIX.1947-1950.

⑦ Stein R.A. *Le tribus anciennes des marches sino-tibetaines*. Paris,1961.

⑧ Bailey H.W.Ttagutta//BSOS.Vol.X.1941.Pt.3.

⑨ Н. А. 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и ее фонд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36.

⑩ Stein R.A. *Le tribus anciennes des marches sino-tibetaines*. Paris,1961.

⑪ Малов С.Е. *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Монголии и Киргизии*, Москва:Тексты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1959.

⑫ Н. А. 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и ее фонд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36; 西田龙雄, 1964-1966, 第170页。

⑬ Н. А. 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и ее фонд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36.

⑭ Н. А. 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и ее фонд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36.

⑮ Stein R. A. Mi-niag et Si-hia, *geographie historique et legends ancestrales*, BEFEO. Hanoi,1951. T.XLIX.1947-1950.

⑯ Н. А. 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и ее фонд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36.

⑰ Н. А. 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и ее фонд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36.

⑱ Н. А. 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и ее фонд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36.

⑲ Stein R. A. Mi-niag et Si-hia, *geographie historique et legends ancestrales*, BEFEO. Hanoi,1951. T.XLIX.1947-1950.

力，在下文注释中我们对此将进行更为详尽的讲解。

[4] 棕河岸——聂历山翻译为“漠水边”。聂历山认为“漠水”就是黑河。斯坦因后来提出，“沙漠”一词在此处的使用应该只是语音层面上的，他认为，文本中指的并不是黑河，而是指位于青海湖地区内的棕水河，即在中国地图上该地区的石城和宗喀城之间的河，此地图系明朝时期，而同时也反映了更早时期的资料。“棕河流入对面就是石城，或者叫做‘石城’，这正好与西夏诗篇中所描写的坐落在棕河岸上的石城相吻合”^①。我们认为，斯坦因的推断——将“大个子西夏人”的地域限制在棕河流域内，更加容易使人接受和理解，因为这里讲的是西夏人的祖先，而不是西夏（982-1227）更晚的时期。从汉语历史文献中可以很好地看出，党项（唐古特）部落的确曾定居在该地区。因此，“赞歌”中这几行的翻译是在斯坦因当时的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

[5] 赤面——正如注释3中所讲的，这也是西夏人自称的一种，经常以“赤面和黑头”两对词搭配出现。此外，该词也可翻译成“红脸的人们”^②，“对长着红色的脸的人们的称呼”，以及“红脸的人们”，“对红脸的人们的称谓”。聂历山表明，根据汉语史料记载，这种称谓来源于人们熟知的古代藏人往脸上涂红色颜料的习俗^③。藏族妇女在不久前还给脸上涂深褐色的颜料^④。毫无疑问，这是西夏王朝时期西夏人常见的、富有诗意的称谓——“黑头发的人们”和“红脸的人们”。

[6] 白河上游——聂历山说的这条河是指流经岷山的白水河（同“白色的水”）^⑤。该解释与斯坦因对《赞歌》中上述三行的理解并不矛盾。如此看来，如果我们把《赞歌》中描写的西宁河看作是西夏国的北边界线，从西宁河向东，在西宁河和黄河之间的地带是 TshÖ 河，在 TshÖ 河的两岸是石城（现在的青海省），而把白水河的上游看作是南边界线，在现在的文县——若尔盖县（四川省）这一条线上（从东到西），那么所说的区域就完全与这条河相吻合，根据汉语史料判断，7-8 世纪时党项族（西夏的）部落曾定居在此河边^⑥。

[7] 高弥药国在彼方。儒者身高十尺——《赞歌》的第4、5行介绍了西夏人的外貌特征。在文本中强调了西夏人身材很高——“大个子的西夏人”。在其它历史文献也多次强调西夏人的个子很高。在藏文学作品 d' Pag-bsam 中所描写的西夏人的自称是弥药，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身材高挑、好看的人”^⑦。在汉语的历史文献中也不止一次地突出西夏人的高个子：元昊皇帝“长着圆脸、高鼻梁，身高五尺有余”^⑧；大臣仁荣个头很高^⑨。伯希和描写道：“我看到的西夏人高大的身材，黝黑的皮肤”^⑩。因此，正如我们的历史文献中所记载，西夏人在现代人们的眼中的确很高。十尺（西夏文的馥一词很显然从汉语中的“尺”引进的外来词），在这里，显然使用了一种夸张的手法，因为一尺约等于0.32米。如此看来，唐古特人身体的几个主要部位接近于现代的藏族人特有的体型：高高的个子，挺拔的鼻梁，头型较长。这种体型现在多用来形容西夏人和他们的亲族部落曾定居的古老地区的人们——在西藏的东部和东北部^⑪。

[8] 强壮的马——这是对好马、良种马的一种形象描写。我们对这种描写手法的出处、其它使用方法，以及类似的表达手法尚不明确。

[9] 种族和后代——“出身”，“姓”翻译成汉语，就是“姓”，“𣎵”一词在词典《文海》中的解

① Stein R. A. Mi-niag et Si-hia, geographie historique et legends ancestrales, BEFEO. Hanoi, 1951. T. XLIX. 1947-1950.

② Н. А. 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и ее фонд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36.

③ Н. А. 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и ее фонд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36.

④ Цыбиков. Г. Ц. Буддист-паломник у святынь Тибета. Пг. 1919. стр. 162.

⑤ Н. А. 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и ее фонд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36.

⑥ Ямамото Сумико. О переселениях дансянов в эпоху Тан// Сикаи. Т. 26-27; 克恰诺夫, 1961a, стр. 153.

⑦ Stein R. A. Mi-niag et Si-hia, geographie historique et legends ancestrales, BEFEO. Hanoi, 1951. T. XLIX. 1947-1950.

⑧ 《宋史》卷485，中华书局1936年，第3786页。

⑨ 戴西章《西夏纪》：“东十二月，中书令、濮王仁忠卒，仁忠长身、美髯须，立朝侃侃，动中礼法。”《西夏纪》戴锡章编撰，罗矛昆点校，宁夏人民出版社第574页。

⑩ Pelliot P. Les documents chinois trouves par la Mission Kozlov a Khara-Khoto// JA. 1914. Mai-juin. p. 110.

⑪ Журавлев Ю. И. Этнический состав Тибетского района КНР и тибетцы других районов страны// Тр. Института этнографии им. Н. Н. Миклухо-Маклая. 1961. Т. XXIII: Восточно-Азиатский сборник. II.

释是：“亲骨肉”，“同胞、血亲”，“父系的亲属”，也就是说必须是父系的。我们认为，獠和駝两个词在古老的西夏人心中还是有区别的，就像中国古代的“姓”和“氏”并不相同，也就是说，第一个词是指“来源于世袭的名字”，而第二个词是指“以父系命名的名称”，来源于同一个父系祖先的一个家族的所有成员继承下来的总的名字^①。但还必须说明一点，对西夏人亲族部落名称的探讨还需要专业的研究。

[10] 嚞都——西夏人祖先的名字。聂历山写过：“到目前为止，我在汉语史料中还没有碰到任何一个可以与嚞都等同起来的名字”^②。尽管我们知道汉语史料中的许多名字，但还是很难在西夏王朝有记载的祖先中找到任何一个可以与《赞歌》中的嚞都相对应的人。我们现在仅仅局限于此，就是发现梁国鞑鞑人的姓与嚞都都有可能接近。众所周知，鞑鞑部落也可能是西夏人的祖先。

[11] 西主——西夏人的祖先，有可能是嚞都始祖的七个儿子中与藏人作战的那个。尽管汉语史料中对细封步赖与藏人之间的战争一字未提^③，但或许还是可以尝试把他的名字与细封步赖这个名字联系起来^④。

[12] 东主——西夏人的祖先，有可能是嚞都七个儿子中与唐朝作战的那个。大家熟知的拓跋赤辞这个名字与他的名字有点儿像，而且赤辞的确与唐朝交过战^⑤。

[13] 嵬迎——西夏人的祖先，而且也有可能是嚞都七个儿子中的一个，他长着马面。我们好奇地推断，战马应该能战胜马面，而这个马面是从岩石缝里蹦出来的^⑥。因此，读者们需要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嚞都名字的前半部分的意思是“山”，而他的儿子（未知）嵬迎又长着马的面容。

[14] 黄河——西夏人的祖先。至于他是嚞都的儿子还是别人的儿子，目前尚不明确，因为他自己也称作“始祖”。

[15] 黑色的小牛——出于好奇地指出一点，在远东黑色的小牛是祭祀用的牲畜。

[16] 香象——当今被尊敬的十七只菩萨象中的一只。而且“香”山上有住在北方的菩萨的名字。

[17] 恹恹——西夏人的祖先，可能是嚞都的七个儿子之一。

[18] 日日博弈博则负，夜夜驰逐驰不赢——西夏人从阿木多迁移到鄂尔多斯的真正历史，以及他们在鄂尔多斯的定居在这几行中可能都得到了神话般的再现。被迫归顺唐的赤辞在 635 年坐上了西戎地区执政者的位子，也就是现在的甘肃省庆阳地区。后来，大概是 678-680 年间，部分西夏国部落受到藏人的压迫而搬迁到了鄂尔多斯。763 年，青海湖以东的西夏国特部落由于安禄山起义也迁移到了鄂尔多斯地区。从那时起，西夏人就沿着长城两边稠密地定居在鄂尔多斯南部郊区（灵州、庆州、银州、夏州周边）。西夏人让邻国都很担忧，他们同藏族以及其他部落联盟，对邻近的中国大唐首都——长安构成了严重威胁。8 世纪时郭子仪向朝廷上奏，要求把西夏人迁移到更远一点的地方。虽然西夏人不愿意迁移，但最终还是迁了，他们定居到了鄂尔多斯中部和北部地区。九世纪初，党项部落受到中国官僚的压制而发动起义。唐边界失守，于是皇帝亲自率军讨伐。起义镇压后部分党项部落迁移到了南山地区。《赞歌》中的 22-26 行可能隐约再现的就是这些事件。

[19] [他的]疑虑加深了——这句话是讲什么样的、或者某个人的疑虑、疑惑、迟疑，但具体的并不明确。或许，它讲的是唐皇帝对支配西夏部落的疑虑加深了，具体不清楚。

[20] 嚞都生怨自强脱（“自己还是没能解放自己”）——显然，这里讲的是 873 年以西夏历史时期的事，当时拓跋思恭占领了夏州城，因为在此之前，虽然西夏人反对唐代的统治（上文已对此做过陈述），但他们还是一直依附于唐。

① Крюков М.В. Род патронимии в Древнем Китае: Автореф. дис. ... канд. ист. наук. М., 1965.

② Н. А. 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и ее фонд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36. стр. 76.

③ Karlgren B.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 29. Stockholm, 1957.

④ 薛居正《旧五代史》卷 198，上海古籍出版社 1936 年，第 1651 页。

⑤ Karlgren B.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 29. Stockholm, 1957.

⑥ Stein R. A. *Mi-niag et Si-hia, geographie historique et legends ancestrales*, BEFEO. Hanoi, 1951. T. XLIX. 1947-1950

[21] 阿妈娘娘——在对文本的注释中我们已经指出，“阿妈”可能是“岳母、丈母娘”的意思，而在当时并不是专有名字。文章中这句话是讲西夏王朝当权者——汉语史料中人们熟知的嵬名的始祖。在《文海》中还提到“无可比拟的始祖”。斯坦因指出（部分文字），根据他的理解，以下这种尝试是毫无意义的，即试图把啰都同某个具体的历史人物等同起来，再从神话传说中描述的逻辑判断，那么阿婆就应该是啰都神话中的妻子，尽管说神话中直到很晚才提到她。看来，无论是啰都，还是阿婆，他们都只不过是神话中西夏人的始祖。（借此机会，作者向斯坦因教授表示深切的谢意，感谢他阅读手稿中的注释，并且给予一系列宝贵见解。）

[22] 嵬名——西夏执政者。众所周知，汉历史文献中记载的有嵬名，拓跋。就我们所知，拓跋这个名字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不止一次提到。^①

[23] 耶则祖——西夏人的祖先，可能是阿妈娘娘的丈夫或儿子。或许可以尝试将其与唐古特皇帝相对照^②。有关于他的传说，据说他找寻母牛。藏神话故事和古老的突厥故事^③中有关于母牛的神话。

[24] 灵通子——西夏人的祖先，耶则祖的儿子。据说，“他与龙搏斗”。他也是黄河始祖的祖先，据藏文献记载，黄河的父亲是蛇妖，而母亲是食人妖^④。我们认为，《赞歌》中回荡着藏文献中关于这段神话记载的余音。

[25] 𪛗𪛗 或者 𪛗𪛗（有两个拼写相近，而发音不同的符号 𪛗 sjji 和 𪛗 tsji），——唐古特创始人；藏文献中被人们熟知的人物，如 *Sehu, Se' u*——蛇妖和食人妖的儿子。《赞歌》中讲到，他成为了西夏国的皇帝，并且一生下来就有两颗牙。《宋史》中也讲道：“建隆四年，继迁生于银州无定河，生而有齿^⑤。”这使聂历山完全有理由认为黄河和继迁是同一个人^⑥。即使把继迁这个名字^⑦的读音看作是《赞歌》中 𪛗𪛗 的读音，这与西夏国第一个皇帝的原始名字并不相符。继迁是西夏国的第一个皇帝，以及有关他出生前就长出了牙的传说，所有这些都为黄河和继迁的对比奠定了坚固的基石。

我们发现，如果不考虑有关牙的神话传说，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将黄河和拓跋思恭等同起来。我们意图将其等同的依据如下：1) 思恭和黄河这两个名字基本吻合；2) 也可以把思恭看作是西夏王朝的奠基者，或者说正是在他的统治时期，拓跋王朝的西夏人开始称王，并且成为敬南军节度使，也就是西夏王国后来的中部地区的半独立的统治者，而实际上通常是独立的统治者。的确如此，思恭于 873 年占领了夏州，并宣布自己为该地区的统治者。后来，由于他在镇压黄巢起义的过程中功勋突出，于 881 年被授予敬南军节度使一职（即鄂尔多斯中、南部地区的总督），而在 884 年，他又被赐予夏王的爵位，也就是未来西夏国的第一位公爵。从拓跋思恭统治开始，对鄂尔多斯中、南部地区的统治和节度使这一职务成为了拓跋王朝代代继承的权利。我们并不是有意要针对聂历山关于黄河和继迁两个名字的对比，而只是想指明一个事实，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关于牙的这段神话，那么拓跋思恭就是有充分理由可以与黄河这个名字等同。

[26] 十大吉祥——十个预言孩子非凡未来的吉兆。借用佛教意象中的形。

[27] 七乘伴导来为帝，呼唤坡地弥药来后是为何？——七个骑士护送黄河始祖，啰都有七个儿子。这种吻合并不是偶然的，或许这正好说明了西夏故事中包含了佛教元素。《涅槃经》寓言故事中讲述

① Кычанов Е.И.К проблеме этногенеза тангутов(Тоба,Вэймин,Вамо)//VII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конгресс 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наук.М., 1964б.

② Stein R. A. *Mi-niag et Si-hia, geographie historique et legends ancestrales*, BEFEO. Hanoi,1951. T.XLIX.1947-1950. p191.

③ [信息源于祖耶夫 Ю. А. Зуев]

④ Stein R. A. *Mi-niag et Si-hia, geographie historique et legends ancestrales*, BEFEO. Hanoi,1951. T.XLIX.1947-1950.p240.

⑤ 《宋史》卷 491，中华书局 1985 年，第 13986 页。

⑥ Н. А. 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и ее фонды*, ,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36. стр.76.

⑦ Karlgren B.*Grammata Serica Recensa*,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N.29.Stockholm, 1957. p.206.

了七个儿子的故事^①，七个骑士，七个强盗的故事在《格萨尔》中也可以找到，关于七骑士的神话传说是存在的，而且是独立于《格萨尔》而成文的^②。关于护送黄河始祖的七骑士的简单记述或许只能使这段神话的历史更加久远。众所周知，982年，继迁同他的一队同谋离开银州，跑去草原，并且煽动当地西夏人为独立而战争，因为正是当年他的哥哥继捧由于和亲戚们发生口角而把整个的西夏王人的领土让给了宋朝。西夏部落愿意支援继迁与宋朝打仗。由此可见，正是该事件促就了《赞歌》的35-36行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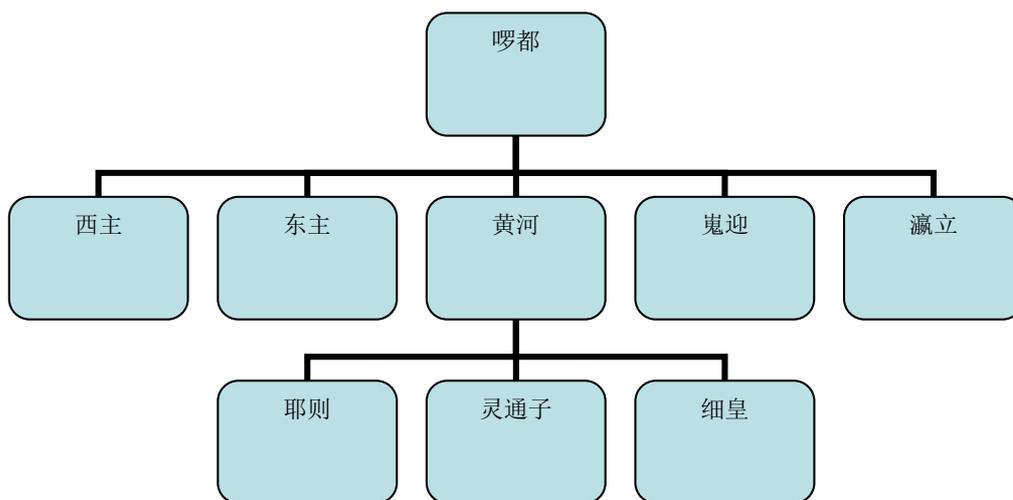
[28] 我辈从此人仪马——有关西夏人给马举行的仪式我们一无所知。但是有关神马以及马英雄的非凡事件在世界民间创作，尤其是藏神话和民歌中都为人们熟知^③。仔细阅读，我们发现在《赞歌》中也描写到了类似情形。

[29] 色从本西善种来——据佛教的迷信传说，西方是阿弥陀佛的乐土，祖先们的灵魂都在那里，当然，按照西夏人的迷信传说，他们祖先的灵魂也在那里。《赞歌》中有关西夏人去西方的描述是西夏与西藏东部的部落，以及回鹘战争的映射^④。

[30] 无争斗，无奔投，僻壤之中怀雄心——据汉文献记载，当继迁在西方与藏人和回鹘作战，在东方与宋朝作战之时，他不止一次地到宋朝，提议和平，他想以战胜其他敌人和巩固西夏国国家为必要条件与宋朝求得“体面”的和平。正是由于他的坚决主张，他的儿子于1006年与宋国签订了和平条约，并且在法律上承认其独立地位。可能《赞歌》中的最后几行体现的正是这一系列事件。

结语：

《夏圣根赞歌》描写的是唐古特部落早期的历史。《赞歌》通过诗歌和神话的形式对这段历史进行描写。诗中所描写的最后两件事在现有的历史材料中很难找到相关记载，也很难发现与其相对应的汉语文献资料，而且唯一的记录唐古特历史的完整汇编也与其无对应之处。然而，《赞歌》中关于唐古特历史的描述与藏神话故事、民歌有相似之处。造成这种相似性的根源是有据可依的：这些神话故事都是描述说藏语的人的亲属关系，唐古特神话故事一方面吸收了藏神话，另一方面也成为藏神话的一个组成部分。值得一提的是，藏人其本身的早期历史就具有神话色彩。《赞歌》中所描写的西夏王族的族谱如下图所示：



① Soothill W.E.A dictionary of Chinese Buddhist terms. London,1937,p11.

② Stein R.A.Le tribus anciennes des marches sino-tibetaines. Paris,1961,p35.

③ Stein R.A.Le tribus anciennes des marches sino-tibetaines. Paris,1961,p35.

④ Кычанов Е.И.Из истории тангутско-уйгурских войн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I в.//Тр.Института истории,архе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АН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Т.15.1962.стр.140-153.

根据上图，我们可以将西夏王族的祖先分为两组：啰都和后面的五个祖先为第一组。啰都有五个儿子，因为在讲述五位祖先的功绩时，都提到啰都的丰功伟绩，而他的成就也可以看作是其五子的功绩。总之，他们正是西夏人之祖。下面我们看第二组人物。从族谱看，两组人物关系尚不明确，但我们发现，第二组人物中只有最后一个祖先可以找到与其相对应的历史人物。剩余人物有待进一步考证，以找到真实的历史人物。当然，只有得到进一步的文献资料时，这项工作方可进行。有可能的是对藏文资料的研究，会对此项工作有所帮助，因为西藏的关系比夏汉的关系更加紧密。众多不明的线索都把西夏人和藏人的传统习俗联系起来。这样或那样的一些文献资料的出现使得这种对应有了一定的可能性。

然而，如果我们的知识水平还不允许我们准确地注释西夏王族族谱图，那么我们还可以从《赞歌》中找到一系列史料记载，这些史料都是其他历史文献中记载的、为人们熟知的、可以确认该事实存在的文献，只不过新的史料迄今尚不明确。《赞歌》证明了汉文献所记载的西夏部落（注释 6）首次定居的地点、他们的外貌特征都是正确的。《赞歌》还指出，《宋史》（《宋史》，1935）的编者知道很多关于唐古特的神话故事（知道王朝的奠基者出生时就有两颗牙的故事）。

啰都娶藏族姑娘为妻的故事，民族亲缘关系渊源已久的神话故事，以及故事中对两个民族出身状况的描写，所有这些材料都属于新发现的重要资料。而且，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理解《赞歌》，那么就会从中捕捉到这样一个信息，就是关于西夏祖先的马的故事，他的马与他分享了他所有的成功与失败，这似乎就为西夏人“给马举行仪式”奠定了基础。至于这种典礼的具体步骤目前还不明确（《宋史》记载：西夏人遭遇失败后，会返回到遭受挫折的地方，并且杀害当地的人和马，他们认为这样可以“趋吉避凶”[《宋史》，1935年，468章，3797页]），但是，既然故事中提到了这件事，我们就应该予以高度重视。

最后，就《赞歌》中文字的艺术特色发表微言。与该组诗集中的其他诗歌作品一样，《赞歌》的语言庄重而不失简洁，没有使用复杂的富有诗意的形象。很难划分出准确而又规律的诗歌结构，以平行原则来组织，没有清晰的平仄交替，较诗歌结构的规律性而言，诗歌韵律的平行更易感觉到。诗歌长短句之间没有严格的连续性。我们只有对诗歌进行了整体的研究，方可给整个诗集中的诗歌特点下结论。

到目前为止，我们能做到的仅仅是向读者提供《赞歌》的西夏文本和译文，而且译文还需要大家批评指正。但是，我们认为，基于西夏史料之上的译文使西夏神话故事中所描写的西夏部落的古老历史稍稍露出了一点真相。

（译者通讯地址：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